

序 《近世儒學史的辨正與鉤沉》

◎余英時



入大學課程之日起，便和中國哲學史是分不開的，馮友蘭雖有「照著講」（哲學史）和「接著講」（哲學）之分，但這一分別祇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因為嚴格地說，「照著講」之中已滲進了數不清的「接著講」，而「接著講」也處處離不開「照著講」。所以中國人文學界早就出現了一個共識：研究中國哲學必須雙管齊下，同時進入哲學和史學兩大領域。自胡適以來，哲史雙修便已成為北京大學的哲學傳統，國翔師承有自，並且自覺地繼承了這一傳統；他在本書〈前言〉中對此已作了清楚的交代。

但國翔尊重傳統，卻不為傳統所限，從學思發展的歷程看，他一直在擴大研究的範圍和視野，並嘗試不同的方法和觀點。自《良知學的展開》以來，十年之中他已有四種論集問世（包括本書），重點和取向各不相同，恰可為他在學問上與時俱進的情況作見證。

本書題作《近世儒學史的辨正與鉤沉》，國翔認為在他的哲學專業之外，「而屬於學術思想史、歷史文獻學的領域」。（〈前言〉）以他的幾部論集而言，《儒家傳統—宗教與人文主義之間》（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偏重於宗教學的進路，《儒家傳統的詮釋與思辨》（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所處理的是他最擅長的哲學與哲學史方面的問題，而本書則可以說是他的第一本史學的作品；三者恰好鼎足而立。但學科雖跨三門，研究宗旨卻一貫而下，同在闡明儒學傳統及其現代意義，故相互之間配合得很緊湊。本書所收「辨正」與「鉤沉」十三篇，事實上，都和哲學及哲學史密切相關，所以我並不完全同意上引「屬於學術思想史、歷史文獻學的領域」之說。因為以中國的情形而言，哲學史和學術思想史之間的界線是無法清楚劃分的。據我所見，關於《龍溪會語》和兩部《理學錄》的考論都涉及了明、清哲學史上的重

要問題。正如先師錢賓四先生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其中有關陳確《大學辨》、潘平格《求仁錄》及章學誠遺書抄本的發現與考訂也為後來清代哲學的研究提供了關鍵性的基礎文獻，其貢獻絕不限於「學術史的領域」。

國翔在〈前言〉中特別重視歷史文獻的考訂，他借用傳統的概念，要求哲學和哲學史的工作者「將『宋學』的思想闡發建立在『漢學』的歷史研究之上」。自「五四」整理國故以來，這一要求曾不斷有人提出，似乎早已成人文學界的一個共識。但按之實際，此說竟流為口頭禪，言之者衆而行之者寡。因此我認爲國翔的論點仍值得再強調一次。他在〈合法性、視域與主體性—當前中國哲學研究反省與前瞻〉一文中談到這個問題時，曾說過下面一段生動而又沉痛的話：

如果不能首先虛心、平心吃透文獻，還沒讀幾頁書就浮想聯翩，結果只能是在缺乏深透與堅實的理解和領會的情況下放縱個人的想像力，對源遠流長的中國哲學傳統終究難有相契的了解。其研究結果也只能是「六經注我」式的「借題發揮」與「過度詮釋」。（收在彭國翔《儒家傳統與中國哲學：新世紀的回顧與前瞻》，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80。）

此文撰於2003年，國翔的話當然是有感而發。可知對於文獻基礎的輕忽，一直到最近還是中國哲學史研究中時有所見的現象。我完全同情國翔的立場，所以下面舉一個實例來加強他的論點。

很多年前我偶然讀到一篇討論《中庸》「修道之謂教」的文字，作者斷定此處「修」字作「學」字解，乃漢初流行語，並引《淮南子·脩務訓》爲證。這句引文說：

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

作者在這個基礎上，進行了一層又一層的推理，最後得到了他所需要的結論。其實《脩務訓》此處的「脩」（同「修」）字是「長短」之「長」的意思，高誘在句下注得明明白白：

短、缺；脩、長也。

而且同篇還有另一處「脩短」連用之語：

人性各有所脩短。

此處「脩」字作「長短」之「長」解，更是毫無致疑的餘地。作者即使不信高注，也不應對此內證視若無睹。問題尚不止此，高誘在《敘目》中指出：

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

這就將劉安及其門下賓客何以用「脩」代「長」的最深層原因掘發出來了。（這裏我必須補充一句：《淮南子》所諱的是「長幼」之「長」，讀作「chang」，而不是「長幼」或「生長」之「長」，讀作「zhang」。）上面提到的那位作者爲什麼竟會誤讀「脩」字呢？這絕不是由於他對古典文本的修養不足。恰恰相反，就我所知，無論是「宋學」、「漢學」或哲學，該作者的造詣都達到了極高的水平。依我的推測，他大概是急於證成他的哲學論點，看到《脩務訓》中這個「脩」字可資利用，便不再追問此字有無歧義及其在《淮南子》中的複雜背景了。其結果則正如國翔所說，完成了一種「六經注我」式的「借題發揮」。

我認爲這個例子特別值得哲學史研究者的警惕，因爲它提供的最大教訓是：「在哲學起飛之前，研究者必須以最嚴肅的態度對待他的歷史文本，其中任何一個字都不能輕易放過！」

這是國翔第一部關於思想史和歷史文獻考釋的專集，我希望他繼續在這個園地中開墾，所以很高興地應他之約，匆匆寫下這篇短序。

就不必懊悔。如果我很少出錯，那只是因爲我不常做預測。我的日記明顯帶有樂觀和自由傳統的標記。它樂觀、進步、支持自由，但不是要展現未卜先知的能力。

如果要簡單一句話，把過去這幾年——不是想像中的未來——做個總結，我會說：這是西方和世界西化的危機。我們在西方國家的人，對我們經濟的前景、我們的文化、我們民主失能的現象越來越感到困惑，但其他地方的人卻在擁抱我們的機制和我們生活的方式。2011年12月，我受邀到北京人民大學演講，跟學生和教授分享我對於西方世界這次危機的看法。講完之後第一位回應的是政治學者劉軍寧。他說，如果中國人可以享有我們的自由，他們很樂意經歷我們的危機。全場報以掌聲。從內部來看，西方處於危機當中，從外面來看，這代表自由。危機和自由肯定密不可分，因爲西方國家常會自我批判，並走向經濟學者說的「創造性破壞」。這話適用於我們社會的每個層面。對於被暴政壓得喘不過氣的中國人來說，創造性的破壞顯得非常有吸引力。我們應該要珍惜西方和我們的時代。

金融海嘯後的世界

◎索爾孟/著-陳正杰/譯



他們的計畫，宣告他們相信，在經歷那些大風大浪之後，光景會越來越好。

這個樂觀的期待，在之後的幾年獲得確認。如今大家的日子都比較好了。我們沒有再經歷意識型態的災難（自從柏林圍牆拆了之後），也沒有大範圍的疫病或貧窮。放眼法國以外的世界，我們要慶幸全球有無數民眾脫離貧窮。戰爭、貧困和營養不良的問題仍然存在，但受害者人數持續降低，因爲有了比較合法的世界秩序，有效的經濟政策，還有延長人類壽命的科學突破。（在法國，1945年的國民平均壽命是60歲，到2011年增爲80歲。）我出生那一年，世界有30億人口，如今世界人口達到70億，但今天的人活得更長壽。如果代價是假設可能出現的全球暖化，在任何人類與大自然相對立的時候，我都會選擇站在人類這一邊。

在這危機的年代宣稱自己樂觀，或許像是挑釁，但我沒有這個意思。經濟衰退確實讓我們退了幾步；它讓我們自我反省，這是好事，接著會有創新的做法。經濟就是透過這樣的復甦得以持續進步。而且，即使在這危機的年代，平均壽命還是在增加。就目前來說，我看不出來有什麼理由要把「進步」的招牌拿下。

過去四年有許多進步。這個事實變得更加清楚：每個國家，不論它的文化背景，都想要繁榮和自由。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成爲中國榮譽的代表，希望他也是中國前途的代表人物。歐洲原本有個偏見，認爲專制體制適合東方國家，但尚未落幕的阿拉伯之春終結了這樣的想法。非洲出現了中產階級。在拉丁美

洲，透過自由選舉和平轉移政權已經成爲常態。在美國，種族和宗教背景不再對抱有雄心大志的人構成限制。在歐洲，動盪的情勢會使歐洲的整合更加緊密，不會重回過去的民族主義激情。

有人反對樂觀，但那跟世界的現實狀況關係不大，它主要是因爲知識分子想選邊站。悲觀有它的優勢：先預測最壞的情況，一旦發生最小的差錯，你都可以宣稱自己早就提出警告。這樣做很容易，也是好的策略。表達樂觀的風險比較大，因爲需要看得很遠，洞察主要的趨勢，而且隨時可能被人挖苦。樂觀主義者經常面臨一個誘惑：要不要不理會一些沒有預想到的事件，因爲它們不符合先前提出的論調？他必須時時自問：是否應該保持樂觀？我說：應該，至少以目前來說。

樂觀和抱持懷疑並不互相矛盾。但觀察世界的時候，是否應該套用某種意識型態、理論或心理素質？李維史陀曾說，不透過解釋的濾鏡（也就是理論），就無法看清任何事。他接著說，所有的濾鏡都會造成扭曲。就如同他所說的，我是透過我自己的濾鏡來看事情，但我從沒忘記，我的濾鏡並不完美。

我每天寫日記，而且是在不斷旅行的途中做記錄。我不會在事後修改前文，讓自己看起來有如先知。有些時候，後來事情的發展跟我的分析不同。但誠實記錄，

我們的日子，有比上一代好嗎？我出生的家庭，不知道有中央暖氣系統、電話、電視或現代醫藥。出門就是享受，出國像是探險。把我從這環境救出來的，是法國的教育。我也因爲受了教育，才成爲法國的公民。以我的例子來說，樂觀是理性的選擇，但它跟我父母親不是出於理性的希望有很大關係。他們經歷過俄國的十月革命、納粹統治和法國二戰期間的維希（Vichy）政權之後，於1945年在巴黎郊外的工人階級社區開了一家店，取名爲Au Progrès（進步）。我還記得招牌底色是黃色，字體是棕色。這個招牌代表



我對小說的看法

—《風中誓願》新書發表會記錄

◎謝珮怡整理

廖志峰（允晨文化發行人）：

各位朋友大家晚安，非常感謝大家今天撥冗參加呂則之老師《風中誓願》新書發表會。呂老師有一陣子沒出新書了，所以趁這個機會舉辦新書發表會讓呂老師來講他怎麼創作，想要告訴讀者的是什麼樣的故事。

今天特別邀請到的主講老師，向陽。向陽老師二十幾年前在《自立晚報》副刊當主任的時候主辦了第一屆百萬小說徵文比賽，那個時候呂則之老師就參加了，他的作品《海煙》跟《荒地》連續兩年入圍決賽，這二屆都沒有評出結果，呂老師後來沉寂了一段時間，不知跟這個徵獎有沒有什麼關係？所以今天特別請向陽老師來講這段祕辛，他是有名詩人，也是本土文學很重要的研究者跟論述者，讀者可以在《文訊》上讀到他的文章，每個月都有文章發表。今天很高興能邀請向陽老師來出席這場發表會。

我還要特別感謝我的出版前輩，前衛的林文欽社長，今天也蒞臨現場，呂老師的書之前都是在前衛出版，這次很榮幸能到呂老師的新書，特別邀請前衛的林文欽社長跟我們一起逗熱鬧。玉山社的魏淑貞總編輯原本也要出席，臨時有要事纏身，不克出席，特別囑我向呂老師致意。

向陽（詩人）：

今天非常高興能夠來參加呂則之的新書發表會。則之跟我是老朋友，不止二十年了，三十年了，我們在大學的時候就認識，我是他的學長，我讀日文，他讀文藝組，在座的林文欽也是文藝組，林文欽跟我同一屆，呂則之要晚我們一屆。另外還有一層特殊的關係，我是在他前一任的華岡詩社社長，他是我後一任，我的前一任是郭錫隆，也是他的學長，文欽的班同學，所以我們在華岡其實就已經認識了。

大學時代的則之很內向，他當時大概詩跟散文寫得比較多，我印象中大學沒看過他寫小說，我看過的是楊航，楊航是誰你知道嗎？（呂則之回：林文欽）。對對對，林文欽，他當時已經在報紙副刊發表了很多小說。我們那個年代因為有一個詩社，經常聚在一起，那種感覺很好。都是文人嘛，都是文青，一群人在一起，人數非常多，如台文館現任館長李瑞騰、詩人渡也、鳥人劉克襄，再加上我們在座三位，還有小說家陳玉慧、黃寶蓮，他們都是跟我們同一階段、同一時期，經常在一起的好友。我那時候印象，呂則之啊，呂俊德，非常內向、憨厚。

後來我們都畢業了，我到《自立晚報》編副刊，大概我二十八歲的時候。當時《自立晚報》想在兩大報文學獎之外舉辦另一個特殊的獎，我的老闆吳豐山找我：「我們要不要辦個文學獎？但是我們不要跟這兩報一樣，我們用一百萬徵一部長篇小說。」於是報社推出了「自立晚報百萬小說徵文」。我擔任副刊主編時辦了兩屆，可惜兩屆都沒有人得獎，呂則之第一屆就進入決賽，我記得那是《海煙》，第一屆我忘掉是找哪些人來評審，可是都是很重要的文壇大家，你還記得嗎？（呂則之回：葉石濤，還有李喬）陳映真？（呂則之：我只記得這兩個）兩屆都找重量級小說家評審，有李昂的姐姐施淑、姚一葦、白先勇等。評審會我都在現場，當時《海煙》其實很有機會，因為就台灣的小說文學來講，寫海洋，尤其寫澎湖，那等於是第一本，當時東年也參加、黃凡也參加，東年寫的是《失蹤的太平洋三號》（呂則之：那是第二屆），喔，那是第二屆呀，對了，是黃凡《傷心城》、王世勳《森林》，就你們三部，我印象中這三部入圍。

評審的過程我都在現場，也許是首屆舉辦，且獎金有一百萬，五位評審的要求可能因此懸得太高了，好像用諾貝爾獎的標準在看這些長篇小說，包括參賽者的水準，所以到最後決定要從缺。我們《自立晚報》用一百萬徵求一部長篇小說，是應該很慎重的，



這是可以理解的。第二屆過了兩年才辦，呂則之又參加了，這次他換了《荒地》，因為我是副刊主編，這些都要實際上去處理，我記得第一本《海煙》的時候，《自立晚報》有一個出版部，那時候經理是魏淑貞，我們的百萬小說出成書，所以這三本，呂則之《海煙》、黃凡《傷心城》，加上王世勳的《森林》就出成了書，我那時以我這個學弟為榮。

再接下來就失去聯絡了，則之那時在《聯合報》，他又很內向，也很少跟我們聯繫，偶而還是會見面。我在《自立晚報》，林文欽在前衛出版社，只曉得則之還在寫，到底寫得怎麼樣，不是很清楚，等到後來我看到他出了《愁神的秋天》、《浪潮細語》時，都已在北教大台文所任教了。則之退休後，考上北教大台文所，成為我的學生，他很認真，兩年，沒有一次遲到，研究所的課業其實滿重的，不過這個時候他已從《聯合報》退休了，他全心閱讀理論、認真從事研究。我想不到，就算這樣，他又寫了一部小說，叫做《父親的航道》，對不對？這很厲害，一方面是沉重的課業壓力，一方面是《父親的航道》的書寫。我印象好像有二十到三十萬字？（呂則之：差不多二十萬字）對，二十萬字左右。換句話說，如果從我第一次看他的《海煙》一直到今天，我是前天到學校上課才拿到這本《風中誓願》，從第一本到這一本，應該算起來有七本長篇小說。則之是台灣作家中，專業的長篇小說家，比較他和黃凡、宋澤萊，長篇反而少，所以可說是最專業的長篇小說家了。我看則之，擁有兩種不同的樣貌，他本人是內向、木訥、不善於言談，這是實際、現實生活當中的他；但在小說中，你會看到他就像神一樣，想像豐富，善於說書，他的厲害在這裡。他早期參加《自立晚報》的小說，包括《荒地》，我是閱讀過的，可是因為太久了，印象模糊了。如今小說，我只拿到兩天，我就認真地看，看了以後還是沒辦法看完，所以我很急啊，就先看後面，因為我們看小說，看它的結局也不錯。我一看，喔，這不簡單，我問我太太，我太太也寫小說，我說呂則之寫小說有天才，她說她也很喜歡呂則之的小說，可惜呂則之寫得少。

我就做個簡單的分析，當然不見得完全對，只不過就是做讀者提供給你參考。第一個，如果我們說呂則之總共七本全是跟澎湖有關，對不對？這也是全台灣寫小說裡面的特例，專門用澎湖做地景，專門以澎湖發生的，其實也可以算鄉野，也可以算海洋，或者漁村的故事做脈絡，專心經營，寫出了澎湖的特色。在台灣文學史上，呂則之小說的第一個意義是，談地景文學，不管在澎湖文學或整個台灣文學裡面，澎湖因為呂則之而成為巨大的存在。這是我閱讀時的第一印象。

第二，如果我們從海洋的角度來看，台灣寫海洋的作家不多，散文家比較多，像夏曼、藍波安，寫台灣的南部太平洋跟巴士海峽；像廖鴻基，寫花蓮旁邊的太平洋，以及部分的遠洋，還有鯨豚；像東年，因為以前去過南非，他的《失蹤的太平洋三號》就寫他過去的跑船生涯。可惜他們都不是寫得很多，相較之下，呂則之每一部小說都跟海洋有關，更屬可貴。這一部《風中誓願》寫海洋上的戰鬥，他假設台灣漁船，我想也許是真的，等一下讓他自己講，跟兩條中國的土匪漁船纏鬥的故事。海洋在小說裡面表現的風情，非常雄偉、非常壯闊，尤其到夜晚，當他們在海上互相衝突的整個場景，我是陸地的作家，我根本很難想像，就覺得，哇，我認爲是想像，它也許是真實的，這裡面的想像非常豐富。呂則之把海洋寫活了，他把台灣作家少有的海洋經驗寫得非常透徹。這是第二個特色，呂則之把海洋寫得透徹極了，台灣的小說家無人能出其右，這是事實。

第三，我覺得呂則之厲害的地方是，他有魔幻的東西在小說裡面，這魔幻扎根於台灣的海洋文化裏頭，而且是漁村的那種魔幻。這裡面他編造了很多，也許是真的，也許是編的，我也不知道，反正照我看來，那裏頭的魔幻情節，譬如說這一本寫到女主角為了船長的夾克，追著追著，追到最後就發生車禍，發生車禍，他不是寫車禍，他寫變成彩虹，這就是一個魔幻的結局，而這個結局讓讀者有很大的想像空間，因為愛情來到這裡，它不是一種悲劇，而是一種渴望。她最後還說「我的身體是香的」，最後的結語是這樣，說「你的夾克我送來了，我的身體是香的」，這個結語非常高竿，是魔幻式的寫法。此外，小說中的「大頭神」、「詛咒公」、「詛咒婆」，那個都是鄉野傳奇吧？我不知道，所以要問你，我只是從讀者的角度。傳奇跟魔幻的寫法，在中南美作家比較多，像馬奎斯，台灣按照道理也



應該很多，因為台灣就是一個移民的所在，又有那麼多的鄉野傳奇，也位在亞熱帶，這是足以滋生魔幻寫實作家的所在，我們看到的呂則之，就表現了他的特色。

最後的特色是，因為呂則之寫過詩，假如讀者仔細閱讀他的小說，會發覺這小說很多句子是用詩寫出來的。我在還沒閱讀這本小說之前，找了葉連鵬的博士論文來看，他提到呂則之在上一本《浪潮細語》當中的海洋書寫，舉了一個很有趣的例子，我把它唸一下，很短很短，他總評呂則之的作品時提到，他的形容用動植物來形容，很特殊，或者甚至用蛆蟲，他這樣說：「呂則之對人物外在形貌的描述，非常善用動植物等相關名詞，例如『嘴唇像剖開過的雞腎』、『睡著黃蛆似的小眼睛』、『蓄有短鬚，下巴像鴨尾巴的人』、『他細細長長的身子像一枝挺不直的芒草』」。這在《風中誓願》裡面也不少，但是沒辦法仔細的去分析，我想將來一定會有論述者很認真地看完，然後看他的形容。這些形容在台灣的文學裏頭也很獨特，我們如果說屈原善用楚國南方的動物、植物來描述他悲苦的感覺，呂則之就是善用了澎湖的自然景觀，包括海洋、包括漁村，包括荒涼的住家附近的植物，還有養殖的豬啦、鴨啦、雞啦等各種東西來形容，這是詩人才有的想像力。所以總結起來，他有四個在其他小說家身上看不到的特色。

接著我要說遺憾的事，像呂則之這樣的小說家，居然不被台灣這個社會所認識，他寫了三十年以上，長篇的寫那麼多，而且幾乎每一部都有特色，這不只是我講，我剛講的葉連鵬，博士論文寫海洋小說、寫海洋文學，大概呂則之有一整章，後來到了學校後又寫學術論文，特別談到說，他在看完呂則之的《浪潮細語》之後非常期待呂則之的下一部，我想我可以跟葉連鵬講，他的下一部在這裡，叫做《風中誓願》。（這裡呂則之糾正向陽，上一部是《父親的航道》）

我要繼續講遺憾，我覺得台灣因為過去長期鎖國，在國民黨統治之下，因為反共政策，不只是鎖國而已，海也鎖、山也鎖，海有海禁，山有山禁，你上不了高山，你下不了大海，在這種狀況下，文學裏頭缺乏一種強壯的、矯健的精神。你面對山，你會強壯；你面對海，你會很矯健，要跟海搏鬥，要跟海來爭生命，那種精神、那種生命力會不一樣。可是台灣過去因為鎖國，導致我們的文學表現起來都比較弱一點，這是我的偏見。我們的讀書市場，會比較喜歡那種浪漫的、抒情的，喜歡那種寫愛情的小說；或者是描述某種幽微的感覺，故國的、傷逝的那種小說。我們很少注意到像海洋這樣的題材，呂則之注意到了，寫了三十年，卻還沒有被這個社會真正認識，我覺得相當可惜，這是遺憾的地方。

總之，我很高興能為呂則之，一方面是我的學弟，後來又成為我的學生，可是實際上是跟我一起出發的作家。他的書能在允晨出版，也是非常好的搭配。允晨出書相當謹慎，看它的書就可以知道都是好作家，部分是重要學者，甚至可能是沒有任何銷路的學術論述，它都出，這是一個有責任感的出版社。則之的這本有責任感的小說在這裏出，相得益彰。不過我也希望，我們的社會、文學界，包括我們的研究生應該看一看，我們每天談台灣是一個海洋國家，卻忽略了我們也有呂則之這樣優秀的海洋小說可看。我提醒讀者注意這本小說，這是一本值得、必讀的小說。好，我講得差不多了，換你。

呂則之（作者）：

我對小說的看法是這樣的，小說應該是以種種事件為基礎，然後以創作者的想像力來重建一個豐富的想像世界，我這本《風中誓願》就是這麼來的。

談到《風中誓願》，我想稍微提我的第一本小說《海煙》。我第一本小說《海煙》是一九八三年四月在《自立晚報》出版的，所以也很巧妙，以今天來說，是《海煙》出版的三十年，我那是四月出版，到一九八五年七月在《新書月刊》，龍應台就評我的《海煙》，它的標題是「為澎湖立傳」，但是「為澎湖立傳」這個字眼對我而言實在太沉重了，可是我覺得在某種程度上，龍應台也許感應到我為什麼要以澎湖為背景來寫這個長篇小說。我一路下來一直寫長篇小說，因為我覺得長篇小說所能包含的元素太多了，而且它的繁複性很合我的口味，我喜歡這樣做。至於短篇小說，我大學時候到當兵那段時間在寫，我當兵只要一休假，就會拿著稿子跑

到咖啡廳裏面，坐在那邊寫小說，我的短篇小說，大學時代的時候，完全在《自立晚報》發表，可是很奇怪的問題就是說，我到現在都沒有心思要把那些結集成冊，所以我現在市面上可見的只有這些長篇小說。

再回過來談《風中誓願》的寫作，我要寫，是因為我生長在澎湖，我覺得澎湖和我的生命是結合在一起的，我對澎湖的感情還有我個人生命的感覺的投射就是海洋，我認爲海洋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所以長篇小說一路下來，我就說龍應台好像有感應到，我統統都是以澎湖為背景，其實這在我心裏早有數，因為一個作家如果寫不熟悉的東西一定寫不好，我要寫我親身經歷的，或者是我聽別人轉述的，但是我能夠了解的來寫，因為我覺得澎湖這個地方實在有太多東西可寫，但是又有一個問題出現，也許冥冥之中我個人有一種使命感，我想為澎湖留下一點東西。澎湖就我個人認爲，就台灣整體地區來講是被忽略的，澎湖會處在台灣、中國之間的台灣海峽，政治的因素就多了，政治的因素就會跑出各種問題，就以澎湖漁民的漁船來講，他們捕魚是在台灣海峽捕魚，可是時常受到中國船隻傷害，有的故意碰撞，有的故意阻擋、騷擾漁民。台灣後來立法說中國漁船如果擅闖台灣海域，被執法單位逮住的話，要被罰款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雖然立法，但是為什麼要立這個法？從立法的背後我們可以看出來，就是澎湖讓中國漁船入侵的頻率太高了，所以才會有這種法條出現。可是這個法條的執行成效又怎麼樣呢？還是個問題，現在還是進進出出，進進出出到底是什麼原因呢？所以中國漁船到了澎湖海域以後，他們是濫捕魚，比如說電魚，或者是台灣禁止的細網目魚網，他們也可以照樣來。他們來了以後，因為每個人都會受到利益影響，而從事一些事情，中國漁船也許是他們本身需要還是怎麼樣，所以就有海上買賣魚的事情出現，這些都是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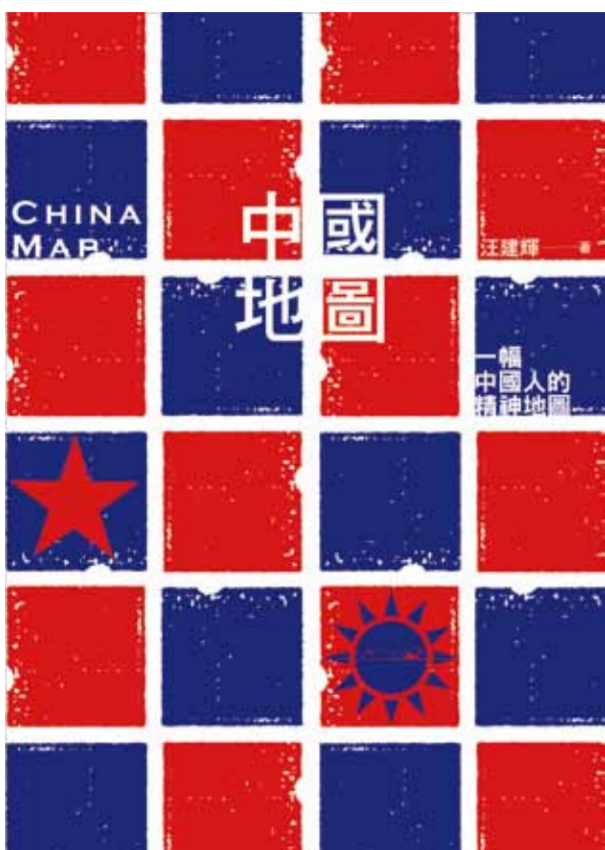
我這《風中誓願》等於把很多個真實的事情兜攏成、統整成一個完整的東西。這有沒有可能性？小說既虛又實，事實上每種情況都曾經出現過，只是不是我小說中所表現的海龍號的單一遭遇，所以確實澎湖縣政府也有對中國船隻的問題立法，但是沒用。澎湖有些漁民，我只能說有一部分，並不是整體，他們對這事情感到相當無奈，可是他們又不知道怎麼辦才好，所以最後才會演變成我的《風中誓願》這種事情，這是海上的部分。

至於陸地上，因為船隻不是遠洋船隻，遠洋船隻出去的話，可能要很漫長的時間，但是一般的漁船出海，他們一定要回來，不可能長期待在海面上，所以就有陸地，有海就有陸地。陸地，我《風中誓願》寫的詛咒的事情確有其事，不是我幻想出來的，事情發生在我一個很親的姨婆身上，就從我姨婆身上而來的，那個姨婆的詛咒，到了她的女兒、到了她的孫子都是這樣子，這是鄉野傳奇嗎？我認爲這是生活上遭遇的問題。譬如說畫替身、丟冥紙的事情我也做過、我也畫過，我也參與過這個詛咒，也在這裏面扮演了某一種角色，所以說它不是事實嗎？絕大部分是真的。

像海龍號，海龍號在海上對抗中國船隻，我在這裡有把它表現出來了，剛才提到，這時候某一部分漁民的心理感受，反對一些現在政府的措施，政府的措施等於說扼殺了漁民，我書裡面那個船長萬生就提到，他說漁港捕魚的輝煌時代有三、四十艘船，現在剩下沒幾艘，沒幾艘的問題就是海洋資源枯竭，然後再往前推就是中國漁船的問題，所以我認爲我有責任要把這個問題反映出來。現在我認爲我們的台灣是一言堂，誰有力量誰講的話就對，我認爲這是個問題。而且我心裏有一個想法，我既然要寫澎湖，我必須要留下一些庶民生活的文獻，我所有的小說年代，最早寫的是六〇年代初期，從六〇年代初期開始大約到八〇年代，就有差不多三十歲年齡層的人問我「澎湖是這樣子嗎？」，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沒看過，可是我是五〇年代出生的，我寫六〇年代初期都是我親身經歷、看過的，那個時候的情況就是那樣。我就告訴問我的人說：「你是電視兒童，所以你沒有感受到過去的情況。」我要把它保留下來，也許有一天，他們看到一種村莊社會的改變，還有過去到底是怎麼樣，這之間的差別相當大，我《風中誓願》想表達的也有這種企圖心，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我要為大家發言：一方面我要保存一點澎湖的庶民生活。

（下期持續）

中國地圖



概覽

特務—1949-2006年◎中國◎一個人的一生

J站在公安局的大門口猶豫了一會（趁這個空隙我可以看清他是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臉上的皺紋在陽光照射下產生的影子使他的臉一團陰鬱，我想如果是陰天他的臉色也許會更好看些），只這一會他就進了公安局，將他小小的身軀投入到大門內巨大的陰影裏去了。

陽光很明亮，站在亮處看大門裏黑黑的。我想當然地想，J臉上的陰影在這時也許會柔和了許多。

J坐在公安局接待室昏暗的燈光下，望了望寫在左右牆兩邊的「決不冤枉一個好人、決不放过一個壞人」的標語，心底湧起一陣莫名的憂慮。只片刻他就擺脫了那一片投入到心中的陰影，將目光死死地盯住寫在牆後面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八個大字，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平靜地說：「我是來自首的，我坦白交代，我是一個特務。」

「特務？」——聽說過，但從來沒有見到過。難道眼前的這個乾癟得一點也看不出有什麼過人之處的老頭就是傳說中的特務？辦案人員吃了一驚，精神也為之一振。他向四周望了望確定沒有可疑的人，之後對這個年已七旬的老頭說：「說具體一點。」

J說：「政府，你們抓我吧！我真的是特務。我填過表格，宣過誓效忠國民黨，等待著任務，準備著，一生都在做著準備。雖然沒有接到過命令，沒有傳出情報，沒有參加過暗殺、爆炸、綁架、破壞，但我確實確實的是一個特務。我的心是一顆特務的心，我的身體是特務的身體，我這一生——50年來都在準備著為特務的事業獻身。開始的潛伏是痛苦的、難熬的。我每天想的都是立功、授獎、破壞、搗亂。後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越是覺得自己潛伏得越深，覺得自己的作用會越大，份量越重。大的特務總是在最關鍵的時候才會跳出來，幹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這才是潛伏的價值，十年磨一劍，一劍斷咽喉……我等待著……我時常一個人偷偷地笑著：一個大特務隨時都有可能跳出來在你們的面前出現。可是到了後來——現在，我已經老了，就快要走不動了，有一天有一個念頭忽然出現在我的腦海：我是否是被遺忘了？這世界每天都有數不清的東西被遺忘，每

◎汪建輝

一個小時，每一分鐘，甚至每一秒鐘都會有東西被遺忘，而我的特務身分是否也在這其中的某一個時間裏被遺忘了。我很害怕，我很老了，就要死了。如果我真的被遺忘了，那麼我這一輩子就徹底地白活了，做了那麼久的準備，受了那麼多的委屈、驚嚇……這一切都成了虛無……白白地……沒有一點意義……所以，我請求政府把我抓起來吧！我老實交代，我是特務……」

A

J原名叫A。1949年的冬天有一隊人馬進了一個古老而平靜的小村，小村的兩邊擠滿了手拿小旗迎接的人群。人們臉上露著整齊統一的微笑，望著這穿著清一色綠色服裝，彷彿是剛從植物中進化而來的人馬進了小村。

路邊聚了這麼多人，可以確定小村裏的每一間屋子都是空的。但是只有A一家人仍舊縮縮在家裡，恐懼地圍在一個灰燼漸漸增厚，火光漸漸暗淡的爐子邊。等待。好像是一群人在絕望中等待著死亡的降臨。爐子裏的炭火終於熄滅了，灰燼白白的，像是冬天的早晨起了霜。屋子越來越冷，身子也越來越涼，但沒有人動一下，彷彿這是一群塑像。

爐子的火終於滅了，空氣也冷得像是結成了冰。靜止？永恆？
（就在我作著判斷的時候，門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撞了一下。）

門開了，那隊像是綠色植物的人，持著槍衝進來將A的父親拉起就往外拖。A的父親一聲沒吭，任雙腳在地上拖著，而後拖出了兩道長長的血印子。印子開始是淡的，只是印記。它們淺淺地平行地留在主人的身後，像是平靜地喘氣。後來它變成了血紅色，由白而紅，由淺而深，由細而粗，最後與雙腿的粗細保持一致，並一直向前延伸——穿過古老街道的古老的石板，一直出了小村，徑直到了一棵古老的樹下。A的父親喘著粗氣。拖他的那兩個綠色的人也喘著粗氣，上氣不接下氣。幾股喘氣的聲音就那樣交織在一起。亂亂的。血從那被磨破的兩條腿中流出來，像兩眼泉，最後兩股泉匯成了一股。一個幹部模樣的人拿著一張紙宣佈：判處A的父親死刑。就地立即執行。一聲槍響後A的父親腦袋上冒出了第三眼泉。血湧出來很快就與腳下流出的血連成了一片，並像茂盛的荷葉一般向外慢慢滲透。

當時只有18歲的A是沿著血跡尋找到父親的屍體的。其實那並不能叫尋找。因為一出家門就看到地上的兩道印記，就像是上海有軌電車，A所要做的就是乘上這趟電車就行了。血跡越來越濃，最後像是形成了一個湖泊。如果天上真有老天爺，那麼從上面看下去看到的就是一條河？一個內陸湖？

不，每次想到父親的死，A的腦海裏就出現了一個巨大的血紅的驚嘆號（！）。

B

就在A的腦海裏第一次出現驚嘆號（！）的時候，有一個人躲在另一棵樹的後面偷偷地在看他。他看到A的臉平靜得就像石頭。

A默默地站了5分鐘之後轉身離去。將父親的屍體拋在那裡。回到家裡，看到家裏已經來了兩個人，其中一個說：大地主馬守仁罪大惡極，政府決定將其處決。槍斃。但是槍斃需要耗費一顆子彈，而造子彈是要用錢的。正確的政府絕不會為敵人出這一筆錢，也絕不會浪費人民的每一分錢，因此他們是專程來收子彈費的。一個銀圓。他們收了錢之後，留下一張收據就走了。而在

他們走了之後，A的母親一口氣沒有出來，也死了。

A成了孤兒，他決定離開這個地方。第二天一早，天還沒有完全亮起來，A提了一個小包出了村子，在路過那棵槍斃他父親的古樹時，他看見父親的屍體沒了，地上只有一灘發黑的血跡像是一張巨大的荷葉一般枯萎著。

屍體不見了，A將眼睛望向遠處，看見遠遠地有一個人站在一棵樹的後面，露出半個肩膀。A斜斜地向上走了幾步，陽光剛剛從東邊升起，迎著風將那人的臉照得亮亮的。他是誰？A想。管他呢，A向前走，想儘快地離開這個地方。穿過這片樹林，A回頭一看，那人還在跟著他。

A也不知是哪來的勇氣，站住不走了，等那人走近。那人也徑直走了過來，在A的面前站住。陽光照在他們的臉上，使他們的臉色有些發白。風吹過來，向林子裏掃去，使林子裏發出「沙、沙、沙」的聲音。在陽光下注視了一會，他們彼此竟產生了信任。

那人說：「想報仇嗎？」

A點了點頭：「殺父之仇，不共戴天。」

那人說：「那麼，你加入我們的組織吧。」

A問：「什麼組織？」

那人說：「特務。」

A問：「能報仇？」

那人答：「能。一定能。」

說著，那人從懷裏拿出了一張表讓A填。A在表格的最後寫到「我自願加入特務組織，自願遵守組織的原則，不出賣組織，不怕犧牲，不畏艱辛，不怕死，只為報仇雪恨……」

那人說：「好，現在請舉起右手握緊拳頭，跟我宣誓。」

A舉起了右手。

那人唸道：「我宣誓，加入特務組織。」

A跟著唸道：「我宣誓，加入特務組織。」

那人接著唸：「盡畢生精力為國家服務，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

A跟著唸道：「盡畢生精力為國家服務，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

那人接著又唸：「恪守特務的原則、嚴守特務的機密、服從組織的安排。保證完成任務。必要時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來保證組織上的秘密不落入敵人的手中。」

A跟著唸道：「恪守特務的原則、嚴守特務的機密、服從組織的安排。保證完成任務。必要時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來保證組織上的秘密不落入敵人的手中。」

宣誓完畢，那人將表格揣進懷裏然後對A說：「從今以後你就是特務了，記住你的代號是B。」

已經是B的A問：「我怎麼稱呼你？」

那人說：「我的代號是A。」

已經成了B的A又問：「沒有家了，我要向哪裡去？」

A說：「隨便。」

B最後問：「我怎麼跟組織聯繫？」

A說：「組織會找你的。」

B與那人分手後繼續向前走。冬天，陽光很白，沒有熱情。B穿過一條窄窄的田埂，向南而去。他在心裏想：我現在是特務了。一種使命感讓他的臉色沉重了許多，但B忍著，不讓臉上露出任何興奮的表情。

此刻B對自己說：我現在最重要的任務是讓自己潛伏下來。成爲一根可怕的釘子。定時炸彈。

（想著想著。這時，我看見B的臉色就像是一塊石頭一樣堅硬而又毫無表情。）

C

一條大河出現在B的眼前，遠遠地望見B看見上游2,000米處有一座橋。看著那帶子一樣的橋，B對自己說：「我是特務，要有意識地訓練自己，製造困難並克服困難。」

說完B脫下衣服就向河中走去。河水很涼，B打了一個寒顫，上下牙齒撞個不停，但他忍著繼續向前走。在水漫過胸口時B就站不住了，身體漂了起來，隨波逐流。B的手腳在水中亂舞。到這時他才想起自己不會游泳，幾個浪頭打過來B就失去了知覺。

當B再次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一個沙灘上。有幾個人圍著他看。看見他醒來，人們一哄而散。B並沒有在心裏責怪他們。他只想好好地休息一下，靜靜地想一想怎麼樣來走好這下一步。太陽已經升到中天了，一股暖意悄悄地從腳底爬上來，很慢、很慢，足足用了兩個小時才爬到胸口。B努力地動了動，覺得可以動彈了，就坐起來向四周望了望，看見遠處只有一個村舍，黑黑的矮矮的小小的破破的，像是已經被這個世界給遺忘了。

B站起來，搖搖晃晃地向小村走去，一個老人坐在一扇破舊的大門的門口曬太陽。B問：「大爺，能給我一點水喝嗎？」

大爺進去拿水出來給B喝。看著他落魄的樣子，老人問：「小伙子，你叫什麼？」

B剛想對老人說自己叫B，但轉念一想：自己是特務，可不能隨便暴露身分。於是他對老人說：「老人家，我叫C。家裏的人都被不知是哪裏來的軍隊殺死了。我冒死跳進了河裏才得以逃生。」

老人說：「我家的人也都去當了兵，在戰場上被人打死了，不如你留下來，做我的義子吧！」

這時剛成爲C的C想，自己反正也沒有地方可去，還不如先潛伏下來，見機行事。

C在小村裏一直沒有朋友，沉默的個性以及沒有表情的臉，使別人就像是看不見他一樣。他自己也不在乎別人的看法，「管他呢，」C在心裏對自己說：「我是特務，我要做一個特立獨行的特務。」

「隱形人」，特務的最高境界就是隱形。別人看不見自己，而自己卻又無時無處不在。

C現在的父親開始選對C的性格有所理解，老人想C也許是因為失去了親人而傷心得過度了。但隨著歲月的推移，老人覺得C的感情是否太恒久了，因為老人基本上記不清自己過去有些什麼家人了。他（她）們長得什麼樣？是如何死去的？越想老人就越糊塗。最後就像一張沾滿了墨汁的紙一樣，徹底的沒有辦法再往上面填寫任何東西了。不久之後，目光也淡得看任何東西都像發霉了一般。

老人遊移的目光引起了C的注意。有一天C注意到乾爹的目光在他的身上一滑而過，明明是從他身上滑過去的，但還裝著是沒有看見他一樣，而將目光停留在了一隻停在桌子上的蜻蜓身上。

他在有意迴避什麼？他也想隱藏自己？C猛然想起了萬物都有其對立面的道理。自己這一方有特務，那麼敵人的那一方也一定會有特務。同時有了特務就一定會有反特務的機構，天啊！C倒吸了一口冷氣，自己竟然在險境中生活了足足兩年。

幸好時時嚴格訓練自己的C臉已經完全像是一塊石頭了，他沒有讓臉上有絲毫變化。他像往常一樣對老人說：「爹，睡了吧！」

當晚，以為已經暴露了身分的C就在半夜老人熟睡時逃離了小村。

十五的月亮圓得就像是宣傳畫上地主的臉。C趁著月光急急地向前趕，後面好像有人追來，C不知不覺加快了步子。

向哪裏去呢？危險好像時時都有。只要有人向他看上一眼，他都感到自己像是被剝光了衣服一般，只有往沒有人的地方去。C來到了一座大山的腳下，他想也不想就鑽了進去。

森林裏茂密得幾乎透不進一線陽光，古樹參天，敗葉遍地，小河在平緩處慢慢地淌著，沒有一點聲音。C在這時才感到有些累，一路奔逃，到了這裏才逃出了人們目光的注視。C蹲下來，將身體躺在厚厚的落葉上，閉上眼睛。「真舒服啊！」C還來不及喊出來就睡著了。

台北日與夜

◎王丹

沒有標記的夜

曾經有人送給我一個夜

沒有標記的夜

……因為黑

我只能在喘息中左右摸索

用記憶模擬出一個大致的輪廓

而夜的味道

在悶熱的世界裡成倍增長

「這是可以彼此擁有的空間，

聞到了幸福嗎？」

你問我，眼神迷離

我為這個禮物身涉險境

而且不知道門在哪裡

於是我在倒映的水面上等你

枯萎的花不斷變換等你的方向

我在大雨的旋角裡等你

在拂曉的歌聲響起之前我不會離去

朋友

原來以為，就像森林中的夜行者：曾經並肩同行過一段路程，然後，就從此在生命中消失。可是，多年以後，居然我們又有了溝通。像是一切都沒有發

生，像是你已經原諒了我的魯莽，像是……我們已經忘記了過去。

這就是生活嗎？時間讓我們成爲朋友，因為曾經在同一個班上，因為母校的感情維繫？真的就是這麼簡單嗎？我們狂熱地相識，平淡地分手，只是因為我們已經是成人？假如成年的意義就是大家都認同現實，我們再次相會的意義豈不是只是零嗎？

我當然不會讓你看到這樣的心聲，因為我還是期待再看到你。哪怕我們只是同學，哪怕你就是想be nice.都可以，都好，只要我還能說一聲：“hey, how's going?”

世界好像被分成兩半

天空到了夜裡，呈現出深藍的顏色，路燈的明亮卻逼退了那種無邊的籠罩。這個世界好像被分成兩半，一邊是美酒燭光，一邊是荒蕪沙灘。如果切換一下場景，讓我站在沙灘上看對岸的燭光，是不是更符



合現在的心境呢？有時候人是本能地，有選擇性地遺忘，或淡忘，但是風沒有改變，海水也是原來的顏色，我們總是被強迫記憶。所以才會有無奈，因為，畢竟我們是被主宰者而不是自己這艘小船的船長。我們總是在不經意間，最深的痛，最散漫的秘密，一瞬間被轟然解碼。於是只好從頭再來，重新收拾心情，再次拼湊那些密碼。是啊，薛西弗斯就是我們自己。

（敬請期待）

和電梯說話的男人——地下室的男人

◎大衛·席克勒 (David Shickler) / 著—李斯毅譯

傑姆斯今年二十五歲，單身，而且個性相當害羞。他有一雙看起來睡眼惺忪的湛藍色眼眸，以及整齊好看的牙齒。他是華爾街的會計師，住在普安動大廈。每天下班之後，傑姆斯會先搭計程車到東村的傻子麥可餐廳用餐，然後再乘坐地鐵往北回到普安動大廈。傻子麥可提供的餐點很不尋常，例如「水午餐」、「鷓餐」，或是以混合食材調理而成的「主廚獨門秘方」。

晚餐時間是傑姆斯最喜歡的時段之一。他每天在辦公室裡檢核大量的數字，從早上八點開始到晚上六點。下班後，他才能夠把抽象的數字擱到一旁，讓自己放鬆一下。他不是個喜歡說話的人，也不愛喝酒、運動、上夜店，因此他放鬆自我的方式，就是品嚐美食。傑姆斯最喜歡傻子麥可餐廳那些不按牌理出牌的食物。去年，傑姆斯嚐了負鼠肉、烏鰂魚、歐洲家兔、豬頭肉，甚至響尾蛇。他不僅喜歡這些餐點，也喜歡它們的名稱。傑姆斯向來欣賞細節簡單的事物，例如熟鐵鑄成的圍欄，以及日本俳詩。他覺得傻子麥可的餐點不論命名或食材都包藏著一種懷舊的浪漫元素，彷彿餐桌上的佳餚是某位中世紀武士專程出外狩獵後帶回來的戰利品。

傑姆斯以前說話會結巴，經過專人指導後才改善了症狀。因此每次傑姆斯在點餐之後，就會一邊等待上菜，一邊默默練習他的口語能力。

「小龍蝦、小龍蝦。」傑姆斯總是在餐點上桌前低聲複誦菜名，就像唸咒語或低吟心儀女子的芳名。

「希臘捲餅。」傑姆斯輕聲唸著。「槍鳥賊。」

這種複誦菜名的習慣，帶給傑姆斯極大的滿足和某種程度的慰藉。這麼做讓他感受心靈的平衡，也讓他有開口說話的機會，並且幫助他建構一個無形的自我空間，讓他不受餐廳裡其他客人的影響。來傻子麥可用餐的客人，多半是個性古怪或形隻影單之人。這家餐廳晚餐時間經常高朋滿座，因此傑姆斯總是一下班就盡快趕來卡位。十月份的某一天，傑姆斯下班較晚，抵達傻子麥可餐廳時已經晚上七點多了。

「現在大概要等一個小時才有位子喔，不好意思。」阿黃在餐廳門口對傑姆斯說。阿黃是傑姆斯最喜歡的服務生。

「就把等待當成是淨化靈魂的過程吧！」阿黃笑說。阿黃是個宗教信仰虔誠的外國人，他學過「淨化靈魂」這個詞。

「就連我這種熟客也要等一個小時嗎？」傑姆斯小聲地問。

阿黃無奈地輕嘆一口氣。「很抱歉，傑姆斯先生，請您先花一個小時淨化靈魂吧！」

傑姆斯走出餐廳，在附近的街上閒晃。因為他習慣在固定的餐廳用餐，所以不打算到別家餐館解決晚餐問題，決定利用這一個小時隨處看看。他先在街角聆聽一個身材高瘦而且有黑眼圈的街頭歌手演唱。這個抱著吉他自彈自唱的歌手叫做「道德約翰」，傑姆斯與他相識於紐約地鐵車廂內。聽過約翰的演唱之後，傑姆斯又繼續往前走，沿路欣賞街上店家的櫥窗。他在「譚蒂寵物店」外看著櫥窗內的雪貂，也在「大快朵頤蛋糕店」的玻璃窗前欣賞店裡各式各樣的點心。接著，他又在「芭比情趣用品店」門口觀看櫥窗內展示皮革內褲。傑姆斯原本打算走進這間店裡逛逛，但是當他從敞開的店門

瞥見裡面展示架上掛著一套金屬鎖鍊式胸罩，便頓時羞紅了臉，並且停下腳步。傑姆斯覺得他的室友派翠克·瑞格一定經常光顧這類情趣用品店。

「你喜歡嗎？」

傑姆斯聞言轉頭，發現一名紅髮女子站在他身邊。這個紅髮女子穿著布料極少的銀色比基尼馬甲，腳上套著黑色的戰鬥式長靴，並且一面抽著菸。傑姆斯在她裸露的手臂與大腿上看見明顯的雞皮疙瘩，也在她微笑時發現她的門牙上鑲有「芭比」字樣的金色小字。

「呃……我……」傑姆斯突然結巴起來。

「我剛才溜出來抽根菸，休息一下。」女子把香菸丟到地上，用鞋跟踩熄。

「喔。」傑姆斯說。「嗯。」

芭比開始對著傑姆斯扭腰擺臀，動作中帶點挑逗的意味，讓傑姆斯不得不往退，退往情趣用品店裡。芭比自己也一面舞動身體，一面走回店內，然後關上店門。

「呼，外面真冷。」芭比說。

「嗯。」傑姆斯點點頭。

芭比故意擋在傑姆斯和入口之間，以腳尖旋轉了一圈，然後拍拍自己身上穿的銻黃色熱褲。「怎麼樣，這件褲子很酷吧？我們正在舉行特賣活動，活動主題是『歡樂假期掀高潮，你我也要有高潮』！」

傑姆斯聞言立刻紅了雙頰。「我……我不是來買東西的。」

「跳蛋和按摩棒都大減價喔！」芭比滔滔不絕地推銷著。「乳頭夾也降價了。」

傑姆斯緊張地看看四周，牆面上掛滿了皮革面罩、塞口器，以及看起來相當具有危險性的皮鞭。

「我只是想借廁所。」傑姆斯瞎辦一個藉口。

「沒問題。只要你隨便買點什麼，廁所就讓你使用。」芭比打了個呵欠，手指向店裡其中一個展示櫃。

「看見沒？後面那個擺著洞洞牌假陽具的櫃子。」傑姆斯不好意思地咳了幾聲。

「你選好吧？」

「我……不小心把口香糖吞下去了。」

「沒事就好。擺著洞洞牌假陽具的櫃子後面有個樓梯，從那裡下樓就可以看到廁所。」

傑姆斯連忙跑向樓梯下樓。到了地下室之後，他才喘了一口氣，並且拭去額頭上汗珠。

「好險！」傑姆斯輕聲地說，並且忍住嘲笑自己的衝動。他剛才實在太假正經了。傑姆斯環顧四周，發現自己站在一條不長不短的走道上，走道兩側是有點潮濕的水泥牆，以及好幾扇被漆成粉紅色的木門，門上寫著黑色的油漆字。一扇門上寫著「芭比的房間」，另一扇門寫著「睡覺的地方」，第三扇門寫著「雜物間」，第四扇門則寫著「私人專用」。至於在傑姆斯的正對面，也就是走廊的盡頭，還有一道附著鉸鏈的黑色防火門。這道黑色防火門上有粉紅色的油漆字，潦草地寫著：「約翰·凱索喜歡流浪」。

傑姆斯偷偷回望樓梯上方，他沒有看見芭比的身影，店裡也沒有其他的客人。傑姆斯不是一個喜歡冒險的人，平常這時候他應該已經在傻子麥可吃過晚餐，喝著飯後的人參茶並且準備買單離開，但今天他卻有一股莫名的衝動，想走到每一扇門邊聽聽門後的動靜。結

果，幾乎每一扇門後都是靜悄悄的，除了那道黑色的防火門。黑色防火門後隱隱傳來金屬撞擊的尖銳聲響，聽起來像是有人在鑄劍。而且，他越靠近那道門，就越能感受到門後傳來火焰燃燒般的熱度。

傑姆斯往後退了一步。這扇鋼鐵打造而成的防火門看起來粗糙又厚重，而且相當古老，讓傑姆斯想起普安動大廈那部歷史悠久但仍堪用的電梯。他覺得這道防火門可能已經封閉數十年了，但是門扉上的粉紅色油漆字看起來卻很新。

「約翰·凱索喜歡流浪。」傑姆斯讀著防火門上的字。「約翰·凱索喜歡流浪。」

傑姆斯盯著這幾個字，然後一遍又一遍地複誦。他不太了解字面上的意思，但是這個句子唸起來很順口。門後發出的金屬敲擊聲引起了傑姆斯的好奇心，於是他握住門上的把手，用力一推，沒想到這扇門居然輕鬆地往旁邊滑開。

這扇門後的房間，看起來像鑄鐵的工坊，又像儲酒的酒窖。偌大的空間裡十分陰暗，傑姆斯看見一座閃著橘色火光的燒窯，較遠處的牆邊還有一個小火爐。燒窯旁邊有一個大書櫃，以及一張木桌和兩把椅子，地板則是水泥地。在傑姆斯與燒窯之間有許多老舊的貨箱，還有一條從防火門直通燒窯的走道，宛如教堂裡通向聖壇的步道。傑姆斯順著通道走進房間時，他聞到一股香氣從火爐那頭傳來。燒窯裡的火光持續閃爍著，彷彿是一團靜靜燃燒的大型燭火。不過，原本在門外聽見的金屬敲擊聲，在門扉開啓之後就停了下來。

「有人在嗎？」傑姆斯喊著。

當傑姆斯的眼睛逐漸適應周遭的黑暗時，他不自覺地停下了腳步。傑姆斯發現房間裡那些老舊的貨箱都面對走道敞開著，就像一個個展示櫃。貨箱裡襯著黑色的絨布，而絨布上擺放的竟然是一顆又一顆珍貴瑰麗的寶石，包括大得像拳頭的鑽石，以及切割方正、厚度像果凍般的綠寶石。另外還有厚度較薄但是像鬆餅一樣寬的琥珀，鑲嵌在金色的小碟子上。至於切割面在燒窯火光映照下閃閃發亮的紅寶石，則讓傑姆斯看清楚了房間內的狀況。

「哇……」傑姆斯發出驚嘆。

「是誰派你來的？」突然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

「哇！」傑姆斯嚇了一跳，又發出一聲驚呼。

「是誰派你來的？」

傑姆斯轉了一圈，試圖在黑暗中尋找聲音的來源。

「沒……沒有人派我來，我只是……隨便逛逛。」

「沒有人會因為隨便逛逛而走進這個房間，到這裡來的人都是被派來的。」

傑姆斯聽見書櫃後方傳來聲響。「請問你在什麼地方？」傑姆斯好奇地問。

一個看起來相當嚴肅的男人從書櫃後方走出來。他雖然頂著一頭亂七八糟的白髮，但是站姿英武挺拔，因此傑姆斯無法確定他是不是個老人。這名男子穿著燕尾服，袖子捲到手肘處，看起來像正在從事某種勞力工作。事實上，他一手拿著大鐵鎚，另一手則拿著一條細細的金項鍊，因此傑姆斯推測剛才的金屬敲擊聲應該是來自這個男人手上的鐵鎚。

「如果我打擾了您的工作，我……我很抱歉。請問您就是約翰·凱索嗎？」

「沒關係。你可以過來這邊說話！」

這名男子的聲音有種回音效果，聽起來就像他在山洞裡說話。傑姆斯走近燒窯，他不僅看見窯裡燃燒得白熱的木炭，也清楚看見白髮男子的眼睛。這個男人的棕色眼眸充滿活力，就像春雨過後的沃土，而且這雙眼睛也正緊盯著傑姆斯瞧。

「嗯。」男人把鐵鎚和金項鍊放到桌上，然後拉起傑姆斯的右手，細細端詳他的掌紋。

「啊！」傑姆斯有點不自在。「嗨，您好。」

男人放下傑姆斯的手，然後對著空氣聞了聞，彷彿他之前曾經聞過傑姆斯身上的味道。

「好。你剛才說是誰派你來的？」白髮男子問。

「沒有人啊。我不懂您的意思，您是指芭比嗎？」

男子搖搖頭，然後在其中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並且對著另一張椅子點了點頭。

「你先坐下再說。」男子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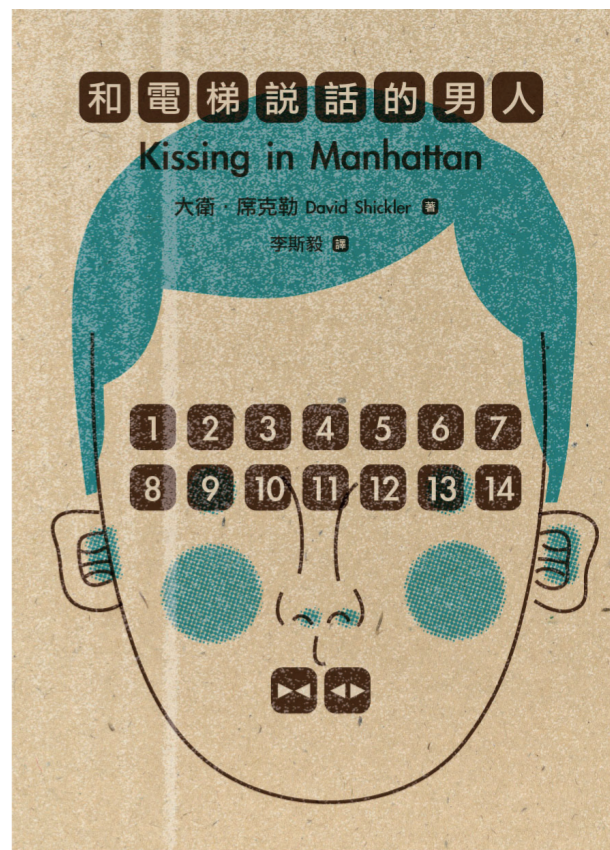
「但是……」傑姆斯有點遲疑。

「坐下！」男子堅定地說。

傑姆斯只好乖乖坐下來。他看著這個男人，男人也看著他。

「芭比不會派人來，但是一般人也不可能因為隨便亂逛而闖進來。」白髮男子拍拍著桌子。「說，到底是誰派你來的？」

傑姆斯偷偷看向他走進來的那扇門，從開啓的門扉往外看，他可以看見房間外面的光線以及樓梯的一小部分。奇怪的是，傑姆斯雖然身處一間奇怪的暗室，面前



還坐著一個奇怪的男人，但他卻一點也不害怕。傑姆斯挺喜歡曼哈頓各個角落所發生的怪事，他喜歡這個像酒窖一樣的地方，就如同他喜歡傻子麥可餐廳，喜歡修道院博物館，也喜歡普安動大廈那部老舊的電梯。除此之外，他身邊這個白髮男子看起來非常平靜，而且充滿自信，像是一個最高法院的法官。

「我實在不記得有誰派我來這裡。」傑姆斯誠實地回答。「我只是在等著吃晚飯，為了打發時間才到處走走看看。」傑姆斯偷瞄了裝滿鑽石的貨箱一眼。「所以，我想應該是我自己派我來的。」

「非常好的答案。」白髮男子說。「答得好！」

火爐裡的火焰發出爆裂聲。儘管他們所坐的凳子沒有椅背，但是傑姆斯面前的白髮男子坐姿依舊端正挺拔，雙手還放在膝蓋上。傑姆斯很好奇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但顯然他與這個陌生人會繼續在火爐旁的凳子上坐著。

「對了，我叫傑姆斯·布蘭屈。」

「我知道。這是個不錯的名字。」

「謝謝讚美。呃……您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那不重要。」

傑姆斯原本期待男子也會自我介紹，但是對方始終沒有說出自己的姓名。傑姆斯偷偷看著這個陌生人的白髮，以及他堅毅的臉部線條。他的相貌很有威嚴，讓傑姆斯覺得似曾相識。或許這個白髮男子是老牌電影明星，傑姆斯可能在哪部電影中看過他。

「我們之前見過嗎？」傑姆斯問。

「嗯。」男子回答。

傑姆斯揉揉自己的脖子，並且看看他身旁的那些裝在貨箱裡的金銀珠寶。他很好奇這些寶石是不是白髮男子靠著出生入死的冒險行動才取得的。或者，這些寶石是白髮男子自己從燒窯鑄鍊而成。

「門上的那些字是什麼意思？」傑姆斯問白髮男子。「約翰·凱索喜歡流浪。那是什麼意思？」

男子臉上沒有笑容。「表示我經常到處跑。」

「喔，所以您有四處遊走的特權囉？」

「可以這麼說。」

傑姆斯突然想開個玩笑。「您駐足的據點都是在情趣用品店的地下室嗎？」

陌生男子聳聳肩。「我想去哪裡就去哪裡。」他突然站起身子，拍拍雙手，像是剛完成第一階段的談判。他對著傑姆斯招招手，要他走到其中一箱寶石旁邊。「布蘭屈先生，今晚你想看哪一類的寶石呢？」

傑姆斯嘆了一口氣，他還想繼續坐著聊天。「呃，謝謝你，不過我應該不需要鑽石……或者其他的寶石。」

「不久之後你就需要了。你要不要先看一看？」

「我應該不……」

「你先看一看。」白髮男子堅持。

傑姆斯恭敬不如從命。他覺得自己好像應該聽命於這個看起來比他年長的男子，但是他說不出是什麼原因。於是他走近貨箱，開始瀏覽箱內的寶石。這個箱子裡裝的寶石全都是經過雕琢與鑲綴的珠寶，而不單單只是寶石。箱子內緣擺著一串長長的珍珠項鍊，長得像繩套一樣，任何一位女性佩戴時就算在脖子上繞了兩圈，應該還是會垂到腰際。除了這串珍珠項鍊之外，箱子裡還有紫水晶胸針、月長石戒指，以及一些傑姆斯猜不出功能的飾品。有一條足環是由粗大的金鍊子所打造，上面還掛著許多大塊的黃玉。由於金鍊粗大、黃玉沉重，因此這條足環看起來就像腳鍊一般。如果不是用來限制皇后的行動，就只能純粹用來觀賞。

「你可以摸摸這些珠寶。」白髮男子說。

傑姆斯又乖乖照著男子的指示，怯怯地以指尖輕觸珠寶光滑冰冷的表面。

「那是血石。」男子告訴傑姆斯。「那些則是紅榴石。」

「可是……我沒有女朋友。」傑姆斯說。

好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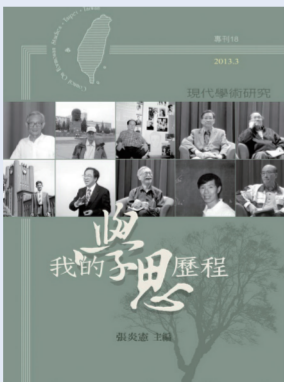
我的學思歷程

敬愛的支持者：
您好！

承蒙您的贊助，使本會於2012年4月7日（六）假集思會議中心（台大館）舉辦之「我的學思歷程」發表會圓滿完成，非常感激。該發表會專文業經原作者修訂後，於日前結集出版上市，歡迎訂購。定價400元，新書特價350元（洽02-2712-2836）

此書的撰者，是一群熱愛台灣的學術前輩，包含歷史、哲學、文學、教育、法律、經濟、數學、物理等不同學科的专业者。這10篇文章，篇篇內容生動有趣，雖然是個人經驗的書寫，其實是大時代的縮影。他們都出生於日治時代的末期，歷經二次大戰、戰後國籍轉換、二二八事件等時代巨變，改變了他們的未來走向，也創造出他們的「學思歷程」的特殊經驗。

10位學者雖然專攻領域不同，卻懷抱自由、民主與人權的理念，追求台灣的獨立自主，投入台灣的民



主獨立運動，數十年始終如一，不曾間斷。他們的人生多采多姿，扮演批判者的角色，也扮演體制內推動改革的角色，靠著天賦與努力，不只立足於學術界，更將民主自由的理念傳給年輕一代，建立起台灣人的學術傳承，使得台灣文化更具內涵，台灣國家建構更具實質。

相信讀者在閱讀本書時，定能從中體會前輩在艱困時局中堅持理念的毅力、對台灣社會深沈的關愛以及傳承使命的心意。

為此，誠摯邀請您協助我們將此書推廣給更多人，您可以向本會訂購書本由本會寄給收書人，當然，更歡迎您贊助出版費用，如蒙惠允，不勝感激。謹此，順祝您

健康快樂

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
董事長 張炎憲 敬啟

捐款戶名：財團法人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

帳號：華南銀行 忠興分行 131-10-033731-1

電話：02-2712-2836 傳真02-2717-4593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5號11樓

聯絡人：簡敏雅/曾秋美

（對機關團體之捐贈，依所得稅法可列入綜所稅列舉扣除額）